

不存在的王爺团

掌中戲劇本

創作理念

在新冠疫情肆虐的這些年，人與宇宙萬物之間的關係產生變化，與病毒共存成了不得不然的趨勢，眾人雖極力想擺脫，終不遂人願。本劇從傳說的角度出發，相傳瘟疫是由瘟神帶來，人們害怕瘟神降臨，又無法阻止瘟神到來，所以以好酒好菜相款待，並為其造王船，船上生活所需之物一應俱全，待瘟神吃飽喝足，便送其上船，出海離去，將瘟疫帶走；海禁期間，改以燒王船遊天河方式，送走「王爺」（即瘟神）。本劇發想，醫者妻兒染疫，當世俗的醫療無法根治瘟疫，該如何面對這人生的困境？或許是毒也是藥，是神也是鬼——瘟神雖名為神，但人們對其散播瘟疫的恐懼，與鬼無異。身與心從來都是相互影響，從心出發，從內在獲得力量，或許是面對外在嚴峻病痛的方式之一。

故事大綱

清朝時期，蔡家四口從唐山過台灣，蔡母染瘟疫，兒子安和被傳染身亡。身為醫者的蔡父，帶著妻女一庄走過一庄，來到冬港（今布袋鎮）海邊漁村。這天漁夫蘇金水送魚來給蔡父，蔡父講述了荷蘭軍船攻打王船的傳說給小安君聽，沒想到聽完傳說的小安君竟看到王爺团。王爺团調皮好動，在廚房大鬧一番，但由於蔡父與蘇金水都看不到王爺团，所以造成騷動，蘇金水覺得蔡家有古怪。而後村裡接連出現虎姑婆、雞角精等眾妖怪，眾人驚駭。原來一旦染疫，身體就會妖魔化，各人症狀不同，也會幻化出不同妖怪。

蔡母驚恐得病後的自己會傷害女兒，所以她用自己的獠牙一根根拔掉十指爪牙，而後又企圖拔掉一顆顆的牙齒。蔡父見狀心疼難受，他既擔心蔡母染疫會傳染給村人，又害怕被趕出村子，且眼見妻子逐漸喪失求生意念，他秉持醫病先醫心的概念，努力安撫妻女，並告訴他們早期人們畏懼瘟疫，所以造王船、燒王船，送走瘟神，但冬港新塢嘉應廟是王爺廟，代表王爺已經從散播瘟疫者，變成除邪鎮煞者，王爺可以定居，那他們也可以在冬港安頓下來……

分場大綱

第一場 王船傳說

蔡父為妻子熬著湯藥，九歲的小安君邊餵雞邊問父親，為何母親的病一直沒好，父親不是郎中嗎？蔡父便說了一則瘟神的傳說給女兒聽。十七世紀的某一個晚上，荷蘭人看到海上漂流著一艘中式帆船，以為是海盜船，下令開火砲擊，但對方都沒反擊，不斷在海上載浮載沉，清晨才發現那是艘「王船」，荷蘭船發生瘟疫，死傷過半。

第二場 王爺团

聽過瘟神傳說的安君竟然開始看得見瘟神王爺，王爺囡活潑頑皮，在廚房引發騷動，讓送魚來給蔡家的蘇金水覺得蔡家有古怪。

第三場 妖魔化

廟前廣場，蘇金水告訴眾人村裡出現虎姑婆，他打算殺雞取雞冠血來除煞，村人卻是半信半疑，就在此時眾人看到不斷咳嗽的蘇金水慢慢變成雞角精。而同在場的安君卻懷疑這一切都是王爺囡的傑作。

第四場 發病

蔡母久病，產生幻覺，以為自己是虎姑婆，會吞食小孩，這是她失去兒子的歉疚與恐懼，更害怕自己得病會害死女兒，所以她決定要拔掉自己的十指爪牙與獠牙。蔡父見狀心痛難耐，他必須從心理層面讓妻女堅強起來，「相信才能擁有力量」，心與身是連動關係。

第五場 除瘟

王爺囡跟安君講述自己身為「瘟神」的際遇，人們雖尊他為神，但其實視他為鬼，因為瘟疫是他所散播的，但藥是毒，毒亦可為藥。而後蔡父跟安君坦承虎姑婆傳聞的真相，並說當地既然有王爺廟，以往總是被送走的王爺可以「定居」，那他們也可以在這裡安頓下來，因為王爺能送瘟亦能除瘟。

隨著父親的講述，安君看到王爺囡與眾妖精對打，或許解鈴還須繫鈴人。

尾聲 迎客王、送王船

安君祭拜蔡母，她不懂王爺囡為何要帶走母親，蔡父勸慰，並帶安君去新塢嘉應廟觀看「迎客王、送王船」儀式，安君再度看到王爺囡，兩人相視，情緒複雜。

角色

蔡安君：九歲女孩，勤勞善良。

蔡 父：郎中，深信身心相互影響，秉持醫病先醫心的理念。

蔡 母：本名淑芬，染疫，長年重病。

王爺囡：瘟神王爺之子，調皮搗蛋。

蘇金水：漁夫，心直口快，會講粗話。

黃鳳英：大姐頭個性，販賣香腸維生。

羅漢冰：口湖人，喜歡黃鳳英。

若干小孩、若干荷蘭軍、若干村民

第一場 王船傳說

場景：景 1 清代台灣冬港（即今之布袋鎮）漁村，黃昏時候。

景 2 海面荷蘭軍船遇王船

人物：蔡安君、蔡父、蘇金水、若干荷蘭人

玉皇上帝（內聲）：**【定場詩】**

久長病無孝子，染瘟疫赴陰司。

毋是天地無做主，是毒是藥要三思。

（幕啓燈亮，黃昏時候，蔡父正在屋外煎藥，小安君餵雞。）

蔡 父：安君，敢有卵？

蔡安君：（翻找）阿爹，有呢有呢！

蔡 父：有卵好，食卵卡營養。

（蘇金水提魚上場，人未到聲先到。）

蘇金水：鱸魚煮湯閣卡強！（豪邁上場）

安 君：（興奮）金水叔仔！

蘇金水：安君，來來來，這尾魚予恁阿娘補身體。

蔡 父：金水，按呢不好啦，常常食你的魚仔……

蘇金水：唉唷，你救過阮某咧，安君，緊提人去。

（安君看蔡父，蔡父點頭，安君開心提魚、蛋進去。）

安 君：多謝金水叔仔。

蔡 父：人講買厝買厝邊，甘蔗老頭甜，真正是無差無錯，只是……

蘇金水：哎唷，先生啊，你按呢講我會歹勢呢，我是一個掠魚的粗人，只知影食人一口，還人一斗，你醫術高明，初初來到阮庄頭，就將阮柴耙（tshâ-pê，醜稱自己的妻子）……呃，呃，我是講阮某啦，對死門關拖轉來，我要睏有人佻我搶棉被，按呢才袂無聊啊！

蔡 父：（感傷自語）唉，會醫的別人，無法醫家己……

蘇金水：先生你哪佇（tī，在）吐氣？嫂仔無卡好嗎？

蔡 父：伊，唉～

蘇金水：唉？唉？（硬是轉換唉聲調）哎哎哎，（安慰）先生你不是講「會唉才有醫（還有救藥）」……

（安君提水桶出來。）

安 君：阿爹、金水叔仔，水甕無水通煮飯，我去上水（tshī ũ nn-tsuí，打水）喔。

（蔡父看到安君出來，收回欲說的話。）

蘇金水：我靠！安君啊，妳哪會遮乖！（搶過水桶）來，粗重的予阿叔來。

安君：阿叔無免啦，我做慣習啊！

蘇金水：哎唷，阮查某团哪有妳遮骨力（kut-lát，勤勞）就好啊！

（蘇金水提水桶下。）

安君：阿爹，你哪會目箍紅紅？

蔡父：是，是藥爐的煙燻的。

安君：（擔憂、悲傷地看著藥爐）阿爹，阿娘敢會恰小弟同款，無愛咱做伊走

……

蔡父：（拉過安君，抱在懷裡）贛女兒，恁阿娘伊袂按呢！

安君：毋過……

蔡父：安君，阿爹講一個故事予妳聽好否？

安君：故事？什麼故事？

蔡父：這是發生佇頂一個朝代的故事，彼時陣「紅夷」（荷蘭人）……

安君：紅夷？什麼紅夷？

蔡父：「紅夷」就是「荷夷」，咱漢人叫囡（in，他們）「紅毛仔」，囡是對很遠的所在坐船來遮。

安君：坐船來遮做什麼？

蔡父：搶土地做生理（生意）。

安君：啥？侵門踏戶來咱遮喔！

蔡父：是啊，彼一晚紅夷佇海面上看到一隻船，是漢人的船～

（隨著蔡父的講述，場景轉換，大海上有一艘荷蘭軍船，還有一艘「王船」。）

蔡父：紅夷將軍下令攻擊，一時間轟～砰～轟～砰～火砲聲隆隆叫！

（荷蘭軍船攻擊王船，可作金光戲。）

蔡父：【曲】

火雷連珠炮破長空，白浪滔滔魚驚惶。

龍宮震動海做墓，火砲聲聲太猖狂。

（荷蘭船單向砲轟王船，王船不閃不躲不回擊。）

蔡父：【曲】

漢船無閃嘛無規（bih，躲），

反形恬恬（tiām-tiām，安靜）**真曉**（khiau-khi，怪異）。

紅夷一嘴傳一耳，等待天光才知枝。

安君：阿爹阿爹，才知影什麼？

蔡父：天光一看，才發現船頂無人，全是花花血血（花花綠綠）的紙神。

安君：花花血血的紙神？

蔡 父：安君，遐是一隻王船，瘟神送瘟疫到人間，人稱瘟神是王爺，為他起王船，送伊出海，也就是送走瘟疫。

安 君：（指向王船）那王船被紅夷用火雷砰！砰！砰！

（王船上王爺罔站起來，跳下船，跑到荷蘭船上灑粉。安君震驚，但蔡父沒發現異狀，繼續講述故事。）

蔡 父：紅夷不知咱漢人風俗……

王爺罔：紅毛仔真無禮貌，小小教示，（灑粉）。

安 君：（指著王爺罔）伊伊……爹！

蔡 父：（看不見王船與王爺罔）伊？妳講王爺嗎？抑是紅夷？

（荷蘭人紛紛生病倒下，王爺罔開心。）

王爺罔：嘿嘿～人講「得失土地公你會飼無雞，得失王爺罔你要將性命賠！」

（強樂）

蔡 父：反正彼一擺真濟（tse，多）紅夷染瘟疫過身。

安 君：（害怕）過身？

蔡 父：安君，毋免驚，神有神的安排，咱安生過日子就是。

（暗燈換場。）

第二場 王爺囡

場景：蔡家廚房景，有大灶、水甕、餐桌椅、灶邊有蕃薯、牆上掛蒜頭

人物：蔡安君、王爺囡、蘇金水、蔡父

（安君邊刮魚鱗邊思考）

安君：那個囡仔是什麼人？伊哪會對王船頂跳落下？

王爺囡：（倒掛在廚房屋樑上）妳佇講我嗎？

安君：（嚇到）哎唷！你這個菁仔穢、妄狀鬼（bō ng-tsō ng-kuí，冒失鬼），共（kā，將）我驚死啊！

王爺囡：（從屋樑跳到灶台上，再從灶台上翻下來）嘿俗～妳無死啊！抑活著，而且我不是鬼，是神！

安君：神？你是灶君喔？

王爺囡：什麼灶君！我是王爺囡啦！

安君：王爺囡？你是灶王爺的囡喔？

王爺囡：謔（不耐煩的語氣詞）！妳莫烏白共我換老爸好否！此王爺非那王爺！

安君：你講話顛顛倒倒，我聽無！

王爺囡：妳聽無，但是看有啊！妳有看到我對王船頂跳落來！會記得否？

安君：（震驚）所以你你你是王爺囡喔？

王爺囡：（國語）我懷疑妳的智商有問題！（台語）我不是早就講啊，我是王爺囡啊！

安君：（搔頭疑惑）毋過毋過……

王爺囡：毋過什麼啦！（捉起鱸魚）妳要煮飯喔，我嘛欲食！（坐到餐桌前。）

安君：神也會食飯喔？

王爺囡：（跑到灶邊，撿起蕃薯）無恁拜神是拜假的嗎？這是番薯嗎？

安君：是啊。

王爺囡：（思考）那我要食（國語）「薯條」！

安君：蛤？

王爺囡：（拿起雞蛋，國語）還要酒釀溫泉蛋！

安君：什麼？

王爺囡：妳袂曉煮喔？抑無簡單一點，（國語）「滑蛋」就好。（台語）緊咧，我腹肚枵啊！（拿起鍋鏟亂敲。）

安君：你，你食皮蛋啦！

（蘇金水挑水上，王爺囡消失。）

蘇金水：安君，水來啊，妳要煮皮蛋喔？

安君：金水叔仔，毋是啦，是有一個孽滯（giát-siâu，頑皮）囡仔……

蘇金水：（放下水桶，四處看）孽滯囡仔？佇佗位？

（王爺团出現，但蘇金水看不到王爺团。）

王爺团：（故意在蘇金水面前做鬼臉）咧～

安 君：你無大無細！

蘇金水：我無大無細？安君妳佇講什麼？

安 君：（著急）毋是啦，我是講……（看到王爺团伸出腳要絆倒蘇金水）細膩！

蘇金水：蛤？（跌倒）

安 君：會跋倒！

蘇金水：（跌個狗吃屎）阿娘喂～幹你娘！

王爺团：哈哈～哈哈～

（安君急忙去扶起蘇金水。）

安 君：阿叔你有按怎否？

蘇金水：我無代誌啦，只是恁灶腳怪怪……

王爺团：誰叫你要做程咬金！

安 君：你恬恬啦！

蘇金水：（指自己）我恬恬？

安 君：毋是啦，我毋是佇講你啦！

蘇金水：安君，（摸安君頭）閣無發燒？我嘛感覺妳怪怪……

（蔡父上場。）

蔡 父：發生什麼代？灶腳嚇嚇叫（heh-heh-kiò，喧鬧的聲音）。

蘇金水：先生啊，你毋通顧嫂仔無顧团，安君喔……

蔡 父：安君？安君是按怎？

蘇金水：我毋知啦，你是先生，你家己共看啦！我先來轉喔！

王爺团：（坐在灶台上晃腳，國語）慢走不送！

安 君：（氣）你閣來啊！

蘇金水：我是要走，不是要來！哎唷，真正怪怪！（急下場。）

蔡 父：安君？

安 君：阿爹，攏是伊啦！（指向王爺团）

蔡 父：伊？伊是誰？

安 君：伊講伊是王爺团啦，但是我看伊根本是一個猴死团仔！

王爺团：（國語）沒禮貌！

蔡 父：王爺团？佇佗位？

安 君：坐佇灶頂啊～

（王爺团跳下灶台，四處閒晃，拉拉牆壁上的蒜頭。）

蔡 父：無啊！

王爺团：我的「薯條」要加蒜頭，要會記得喔！

安 君：伊伊走去壁邊！

蔡 父：安君，（有點小生氣）我看是妳「行路行壁邊，做事卡大天」！

安 君：毋是我，是伊啦！

王爺团：（做鬼臉）咧～世間人看袂著我，妳死心吧。

安 君：若是按呢我哪看會著？

蔡 父：安君，你共誰人講話？

安 君：王爺团啊！

蔡 父：王爺？什麼王爺？

安 君：阿爹，你講的王船頂的王爺啊！

蔡 父：送瘟王爺？（強樂，轉悲傷音樂）

王爺团：（落寞）【曲】

送瘟害世人，被趕～出海濱。

是鬼抑是神，何人看得真？

（隨著唱詞展現王船被送出海畫面，在大海浮浮沉沉。）

數百年來水流破布（浮海飄萍），**神像用紙糊。**

閻王管那生死簿，阮是擔惡名離帝都。

（王爺团跳上王船，傷心離場。）

安 君：阿爹，爲什麼王爺要送瘟？

蔡 父：王爺是領玉皇上帝玉旨。

安 君：玉皇上帝？玉皇上帝要咱死嗎？

蔡 父：毋通亂講話，有生就有死，辛苦病疼是人必行的路。

安 君：毋過……

（傳來蔡母嚴重的咳嗽聲。）

蔡 父：恁阿娘佇嗽囉，我去看覓咧！

安 君：阿娘！（想要跟去）

蔡 父：（著急動怒）安君妳袂記得嗎？不准妳去恁阿娘的房間！

（安君垂頭難過。）

蔡 父：（緩下語氣）好囉，妳莫烏白想，緊煮暗頓，知影否？

（蔡父離場，安君看著父親背影，擔心母親病情。）

安 君：我知影……（轉身，拿起番薯，想到王爺团，驚恐）番薯，王爺团？敢講，敢講？

（暗燈，換場。）

第三場 妖魔化

場景：廟前廣場，黃鳳英在賣香腸，香腸攤上有蒜頭。

人物：蘇金水、羅漢冰、黃鳳英、王爺囡、蔡安君

黃鳳英：來喔～香腸一支五先錢，加蒜頭加一先。

蘇金水：（抱一隻雞）要雞冠血！雞冠血！（咳嗽聲）

羅漢冰：（拿著一串香腸）金水兄，你感冒，抓雞要燉補喔？

蘇金水：什麼燉補，是驅邪制煞啦！

黃鳳英：來喔！上好食的香腸佇遮！

（王爺囡出場，眾人看不到他。）

王爺囡：（口水快流出來）香腸香腸！我嘛要香腸！（盯著黃鳳英烤香腸。）

蘇金水：鳳英仔，妳香腸擔的蒜頭予我一些。（動手去拿蒜頭。）

羅漢冰：（拍掉金水的手）袂使啦！這是阮鳳英仔賣香腸所共的～

蘇金水：獅恁娘，羅漢冰你共我拍！

羅漢冰：誰叫你要偷提阮鳳英仔的蒜頭。

蘇金水：人鳳英攏無講話，你莫「毋捌路，舉頭旗～強出頭啦」！

黃鳳英：蘇金水，偷食袂肥，做賊袂富（多行不義必自斃）啦！。

蘇金水：查某人卡溫柔咧，卡嫁會出去！

羅漢冰：毋過我就是欣賞阮鳳英這種性格！

蘇金水：（台灣國語）你怪怪的？（台語）莫怪口湖娶無某，來阮遮冬港接收這
個恰查某！

黃鳳英：蘇仔金水，小心我共你拆食落腹！

羅漢冰：鳳英仔，要食我予你食，毋是啦，我是講我閣買一支來吃！

黃鳳英：（遞香腸）予你，五先（收錢）。

王爺囡：（眼睜睜看著烤好的香腸被羅漢冰拿走，生氣）這支我的！

蘇金水：羅漢冰尪娣仔（ph ā nn tshit-á，追女孩子）毋是按呢尪耶啦！

王爺囡：就是講昧！

（王爺囡一直想咬羅漢冰手上的香腸，但一直落空，這裡請設計搞笑身段。）

蘇金水：你逐天買香腸食香腸，攏變香腸嘴啊！

羅漢冰：你共我管！至少我「袂胡蠅貪甜～（國語）貪小便宜」！

王爺囡：氣死我！（國語）你們都不將我放在眼裡！

【四句聯】

**堂堂王爺，（忽然想到自己不是王爺）我是講堂堂王爺囡～
若無出手恁毋驚！**

（蔡安君出場，看到王爺囡，以為他要灑粉散播瘟疫。）

(蘇金水咳嗽，放下雞，打算跟羅漢冰好好理論。)

蘇金水：來來來，要拍？毋堪恁爸起雷公面，恁爸相拍毋捌輸耶！

蔡安君：袂應得！

(羅漢冰與蘇金水錯愕地看著蔡安君。)

蘇金水：安君？

蔡安君：**你若出手阮就宛如魚落鼎，要煎要煮無雙贏。**

黃鳳英：安君仔，妳佇講什麼？

(蔡安君與王爺罔對看，兩人互不相讓，都不說話。)

蘇金水：(放棄對打身段) 諱！我就知咧！我的工夫連罔仔都曉得！

羅漢冰：虎？虎佇深山林內啦！

蘇金水：毋對！虎已經來到咱庄頭。

黃鳳英：蘇仔金水，你攏講一寡些五四三，將阮當作罔仔嚇(hánn, 嚇唬)？

蘇金水：我無濟練話啦！(國語，問觀眾)小朋友，(台語)有聽過虎姑婆的故事否？

羅漢冰：我只聽過虎爺的故事，你不知影彼一年口湖做大水，阮去拜虎爺才逃過一劫……(比手畫腳講故事。)

(聚光燈打在王爺罔與蔡安君身上。)

王爺罔：好，妳贏啊！(忍住悲傷，氣憤)妳是不是共(kā, 跟)遮的(tsia-ê, 這些)大人共款，恨不得送我出海？

蔡安君：我？

王爺罔：**【四句聯】**

奉阮做神燒香拜拜，好魚好肉來款待。

食飽就送阮出大海，將神作鬼以為阮毋知！

蔡安君：**【四句聯】**

這是恁家己做得來，掖(iā, 撒、散播)粉炭瘟惹禍災。

王爺罔：妳妳妳！**「掠話頭，斬話尾(斷章取義)」毋捌祭改，**

我就順妳的意來出牌！

蔡安君：(驚恐)袂應得！

(聚光燈收，王爺罔離場。)

蘇金水：安君講袂應得，羅漢冰你有聽到否？你莫七鬥八豆烏白鬥啦！

黃鳳英：講重點啦！無人會講恁「漚戲拖棚，媽祖婆拂去七娘媽生！」

蔡安君：王爺罔呢？

羅漢冰：什麼王爺餅？

黃鳳英：什麼餅，「劊豬公無相請，嫁查某罔還大餅」啦！

蔡安君：（四處找，甚至鑽進香腸擔下尋找）王爺囡呢？

蘇金水：黃鳳英妳真正無耐性，閣歹衝衝（pháinn-tshing- tshing，兇巴巴）！共虎姑婆有的比！

羅漢冰：毋對，阮鳳英仔是想要嫁人對否？

黃鳳英：（怒）恁佇講什麼！

蘇金水：我是講～（唱起歌來）【虎姑婆】

好久好久的故事，是媽媽告訴我，在好深好深的夜裡，會有虎姑婆……

羅漢冰：諄！金水兄，你莫欺負（國語）「老幼婦孺」啦！這是親子節目呢，（台語）台跤有真濟（國語）「小朋友」。

蘇金水：你以為我佇烏白講？這隻雞就是證據！（咳嗽）

黃鳳英：什麼證據？

蘇金水：我要割雞冠取血，驅邪壓煞！人講蒜頭嘛會殺菌治風邪，所以……

黃鳳英：無影無隻！清彩講講咧！

蘇金水：真正的啦！佇蔡先生個兜附近，真實有人聽到老虎聲、看到虎姑婆，嘛有囡仔失蹤！

羅漢冰：敢真實的？若是真實的，鳳英妳免驚，我會保護妳！

蘇金水：伊比虎姑婆卡歹！哪需要你保護？

黃鳳英：蘇仔金水，人講「心歹無人知，嘴歹上厲害」啦！

（老虎叫聲，蘇金水咳嗽聲。）

羅漢冰：你敢有聽到？

蔡安君：（爬出香腸擔）金水叔仔，你有按怎否？

黃鳳英：蘇金水嗽遐大聲，我當然有聽到。

羅漢冰：不是啦，你無聽到老虎的叫聲嗎？

（蘇金水開始幻化成雞角精，安君害怕。）

蔡安君：金水叔仔？

蘇金水：咯咯，咯咯……

羅漢冰：金水兄你哪會越來越像你抱的那隻雞？

蘇金水：【四句聯】

咯咯，咯咯，咯咯雞，狗跳雞飛……

黃鳳英：**我看是鯽仔魚假龍蝦！裝神弄鬼歹做伙。**

羅漢冰：毋對，伊生毛發牙哪著災！

蔡安君：金水叔仔，你是不是嘛破病啊？

羅漢冰：（拉開安君）哎唷，安君啊閃卡遠咧，毋知影金水兄這馬（tsit-má，現在）是人抑是鬼！

蘇金水：咯咯，咯咯，哪會按呢？我是人怎會變精牲（tsing-senn，禽獸）？我是毋是抑袂睡醒？

蔡安君：一定是伊害的！

黃鳳英：安君，伊，伊是啥人？

蔡安君：王爺团！

眾 人：王爺团？

蔡安君：送瘟王爺的後生。

眾 人：什麼！

（暗燈，換場）

第四場 發病

場景：景 1 蔡家外頭，有棵大樹。

景 2 蔡母房間，有桌椅或是床。

人物：蔡父、王爺囡、蔡安君、虎姑婆、蔡母、若干小孩

（景 1，虎老虎出沒，若干小孩被嚇到，四處尖叫逃跑。）

蔡 母：【曲】

冬港漁村日頭落，溪流水透（水流洶湧）多風波。

猛虎出林庄頭來坐桌，大人囡仔四界逃。

有人叫阿爸，有人喝阿母，第一擺看到虎姑婆，

行路顛顛又倒倒，是真是假攏看無。

（老虎與眾小孩下，安君上場，王爺囡在大樹上。）

安 君：王爺囡……王爺囡（四處看）

王爺囡：妳佇找我嗎？（丟果子）

安 君：（被果子砸中）哎唷！哼，我就知影是你！孽稍無底比。

王爺囡：（跳下樹）諱！妳足無尊重神的呢！

安 君：神？哪有神啊？我只看到一隻猴！

王爺囡：（生氣跳來跳去）妳講什麼？

安 君：你按呢跳來跳去，一時仔佇厝頂，一時仔佇樹頂，不是猴是什麼？

王爺囡：（國語）不跟妳好了，來切八段！

安 君：（國語）我什麼時候跟你好過？（台語）我是有正經代誌要問你。

王爺囡：哼，（國語）有求於人還這個態度！

安 君：（從背後拿出有麥當勞袋子的薯條）你看這是什麼？

王爺囡：哇！是（國語）「薯條」呢！（伸手欲拿）

安 君：（藏起薯條）想欲食要老實講。

王爺囡：講什麼？

安 君：金水叔仔破病，是不是共你有關係？

王爺囡：（心虛）妳莫牽拖，「袂生牽拖厝邊，欲死牽拖鬼掠！」

安 君：敢真實耶？那最近庄頭的虎姑婆是不是你變的？（把薯條給王爺囡）

王爺囡：耶，（國語）薯條！（滿嘴薯條講話不清楚）我是神呢，哪會四跤落地！

安 君：你食卡慢的啦，講話講清楚。

王爺囡：（做四肢落地狀）我是講我是神，哪有可能四跤落地假老虎。

安 君：那真正有虎姑婆囉？

王爺囡：當然嘛有，恁厝閣有一隻。

安 君：你講什麼？

王爺囡：啊，講毋對啊，不是一隻，是兩隻！（用手指安君）

安 君：什麼？

(景2，燈光變化，王爺团與安君退，蔡母登場，她發現自己長出長長的獠牙與爪子。)

蔡 母：【曲】

這個病帶身命，獠牙長長使人驚。
咬死村民又食团，聽無安和叫阿娘。
安和，我一個心肝团～
是阿娘將你害，瘟疫傳染惹禍災。
苦海運命怎祭改，拖累親人哭哀哀。

安 君：阿娘～阿娘～（推門門上鎖）阿娘妳開門！

蔡 母：（焦慮）要按怎要按怎？

安 君：阿娘，妳開門啊！妳出來，有病要食藥，食藥就會好啊！

蔡 母：（焦慮走動）袂應得予安君看到，更袂應得食安君！我，我，要按怎？
天啊！求祢救我！（跪地）

(王爺团登場。)

王爺团：安君，恁阿爹不是有交代，不准妳來恁阿娘的房間。行啦！（拉安君）

安 君：你放手，你老實講，阮阿娘會按呢，是不是你害的？

王爺团：（心虛背對安君）伊破病關我什麼代誌？

安 君：你為什麼不敢看我？是不是心虛？

王爺团：是伊家已無藥醫！

安 君：你講什麼？

王爺团：是妳講話先帶刺！

安 君：你若不是王爺团，我哪會將你來懷疑！

王爺团：哼，「有燒香有保庇，有食藥有行氣。」這簡單道理你攏毋知！什麼叫做「忍氣求財，激氣相剗」，你頭殼內攏貯（té，裝）屎嗎？（氣下台）

安 君：你稍等咧，將話講清楚！（追下台）

蔡 母：（不知道安君已離去，尚在恐懼中）獠牙，絞爪，要挽掉！（悲傷，音樂起。)

蔡 母：安和，安君，阿娘不是一個好娘親，（用牙齒咬爪牙），我咬，我咬，將這尖尖的爪牙挽起來！啊！足疼！我的手，我的手，（手不斷顫抖），十指迴心肝，血流雙手滿。才挽一指，咬牙根，為团卡苦嘛著吞，啊！二指、三指、四指、十指……（痛倒在地上打滾，又慢慢爬起）血流血滴，天啊！挽完十指，抑有滿嘴的獠牙！（哭泣，收拾情緒）我袂應得哭，我要繼續～（拔第一顆牙）啊！「一聲天、一聲地、一聲母、一聲父。」挽起一齒囉！淑芬，割肉一頓疼，為团毋驚才是阿娘！（拔第二顆牙）啊～

蔡 父：（破門）淑芬，淑芬！（扶起蔡母）妳那將家己的指甲共喙齒攏挽掉。

蔡 母：我是食人虎……

蔡 父：(哽咽) 毋是，淑芬妳毋是！
蔡 母：我咬死安和……
蔡 父：妳無，安和是染疫來亡。
蔡 母：染疫？染疫？
蔡 父：咱對唐山來台灣，妳水土袂合，染瘟氣……
蔡 母：我染瘟氣？
蔡 父：我先為妳止血好否？
蔡 母：毋要！我要將獠牙挽掉！我是食人虎！
蔡 父：妳不是食人虎，妳只是破病啊。
蔡 母：我不是食人虎？你騙我！我拄才差一點點咬死安君……
蔡 父：安君？安君來過？
蔡 母：安君，安君要我食藥，無效，無效啦！我這個病無藥醫啊！
蔡 父：袂，袂，妳要相信我，相信才有力量，我會醫好妳。
蔡 母：(哭) 我不要推累恁，你予我死，予我死！
蔡 父：袂拖累，來，淑芬，(扶她坐著) 妳坐著，我共妳講，我已經想好辦法，
 妳要相信我，我袂予任何人倚近妳，妳安心養病，袂使閣傷害家已知否。
蔡 母：你真正有辦法？
蔡 父：我是先生啊，相信我。
蔡 母：我相信你。(靠在蔡父身上)
蔡 父：按呢好，按呢好，醫病先醫心。

(暗燈，換場。)

第五場 除瘟

場景：蔡家廚房

人物：蔡安君、王爺团、蔡父

（安君一面生火，一面掉淚。）

安 君：（啜泣聲）

王爺团：妳佇哭喔？

安 君：（擦淚）哪有啊！

王爺团：目箍紅紅，鼻仔嘛紅紅，閣講無！

安 君：是，是煙燻的……

王爺团：恁人喔～攏感覺講白賊不是罪！將神做鬼，毋願作伙。（傷心）

安 君：什麼意思？

王爺团：敬神畏神，數百年來我一直佇海上漂浪～

安 君：為什麼？

王爺团：因為我是瘟神啊！應該講是瘟鬼～

安 君：所以瘟疫真正是你𠵼（tshuā，帶）來的嗎？

王爺团：恁攏看結果，毋問原因！

安 君：什麼原因？

王爺团：天理循環自有因果。

安 君：我不知影什麼因果啦，我只知影阮阿娘破病啊，阿爹不准我倚近阿娘身邊，但是小弟攏偷偷去看阿娘，然後，然後小弟就死啊！（哭）

王爺团：伊是被傳染～

安 君：我知影，雖然阿爹什麼攏無講，但是阿爹是先生啊，我加減知影一寡代誌，知影阮為什麼一庄搬過一庄……

王爺团：原來妳知影～

安 君：我只是不知，為什麼天公伯要按呢安排，為什麼是阿娘得病，是小弟來死……

王爺团：人攏會死。敢閣會記得～妳問過我，為什麼只有妳看會著我。

安 君：是啊，這是為什麼？

王爺团：因為妳相信，所以妳看會著我。

安 君：我相信，所以我看會著？

王爺团：只有相信我，妳才找會出原因……有一工妳大漢，妳就看無我囉～

安 君：你攏講一寡奇奇怪怪的話，我想無。

王爺团：袂要緊，妳只要知影是神也是鬼，是毒也是藥，按呢就好啊！

安 君：什麼是神也是鬼，是毒也是藥？

（蔡父進廚房，王爺团消失。）

蔡 父：安君，你共誰人講話？

安 君：我共……無啦！
蔡 父：安君，阿爹有一寡代誌要講予妳了解。
安 君：阿爹你講，安君會聽。
蔡 父：最近有虎姑婆的傳聞……
安 君：是啊，敢講？敢講？
蔡 父：是，是恁阿娘。
安 君：阿娘？哪有可能？
蔡 父：自從恁小弟走了後，恁阿娘就自責，攏感覺是伊害死安和，所以伊開始幻想自己是食人虎……
安 君：食人虎？
蔡 父：咱一庄搬過一庄，我驚瘟氣會炭開，更驚村民知影真相，會將咱趕出去，所以……
安 君：所以你毋要予庄頭的人來咱兜？
蔡 父：安君，妳攏知影？
安 君：我毋知影，阿爹，阿娘敢會好？
蔡 父：會，恁阿娘會好，只是需要時間。
安 君：真的嗎？
蔡 父：心的力量比妳想的也卡大。
安 君：阿爹，你要按怎做？
蔡 父：來到冬港，我發現有王爺廟，彼時陣我就知，這是希望。
安 君：希望？
蔡 父：王爺有所在躡（tua，住），咱就有所在倚起（khia-khí，立足）。
安 君：按怎講？
蔡 父：瘟神是鬼也是神，是毒也是藥，能送瘟，也能除瘟！
安 君：能送瘟，也能除瘟？

（場景轉換，虛幻景，虎姑婆登場，蔡父離場。）

安 君：**【曲】**
阿娘染疫變成虎姑婆，長長獠牙如利刀，
阿爹將伊房間鎖，驚我安君嘛拍無（不見，指死亡）。

虎故婆：我的喙齒共指甲毋是挽掉啊嗎？為什麼閣發出來？（痛苦）

（雞角精與王爺团登場。）

王爺团：病情反覆就是按呢啊！
雞角精：為什麼我被傳染不是變老虎？是變雞角精？
王爺团：逐家人的症頭攏無全款，
當然嘛有熊有虎，有胡蠅（hōo-sin 蒼蠅）共火金姑。
雞角精：我苦～那為什麼是我被傳染？

王爺团：你愛趴趴走，當然嘛被傳染！

雞角精：諄，我一定是被妳這虎傳染！

（雞角精欲攻擊虎姑婆，王爺团制止。）

王爺团：三斤貓想要咬四斤老鼠～不自量力。

雞角精：對諄，人講「疔入無疔出，算盤拍入無拍出。」虎仔姑婆，咱攏是受害者，應該共心對抗外敵！（指王爺团）

虎故婆：（虎叫聲）

王爺团：唉，家已放，家已收。恁來吧！

（王爺团與虎姑婆、雞角精在四句聯中對打。）

王爺团：**【四句聯】**

一手拍一個，**搵**（khiú，拉扯）雞毛剝虎皮。

千金難將生命買，是生是死因果輪迴。

【四句聯】

雞角精：**团仔精出手使人驚，二對一無卡贏！**

虎故婆：**規身軀**（全身）攏病疼，敢會黃泉路家已行。

安 君：（內聲）阿娘，妳要緊好起來喔！阿娘～

虎故婆：敢是安君叫阿娘？安君，我的团～（吐血，慢慢倒下，死亡。）

雞角精：（激動害怕）咯咯！咯咯！你拍死人！毋對，是拍死老虎啊！

（虎姑婆被打死，雞角精受重傷。）

王爺团：（似懊惱又無奈）**【四句聯】**

陰陽烏白生死一線間，怎忍心安君淚潸潸。

雞角精：**你明明一粒仔团遮細漢，一拳拍死太野蠻！**

王爺团：你過來！

雞角精：（害怕，抖）稍……等咧～

王爺团：等？好天毋肯走，等待雨淋頭，你會錯失機會！

雞角精：什麼意思？

王爺团：來吧！我為你剝掉雞毛，還你人身！

雞角精：還我人身？你是誰？

安 君：（內聲）**【曲】**

伊是鬼嘛是神，能送瘟也能除瘟。

是毒粉嘛是藥粉，除瘟鎮煞王爺君。

（暗燈，換場。）

尾聲 迎客王、送王船

場景：景 1 祭墓。景 2 新塭嘉應廟迎客王、燒王船儀式

人物：蔡父、安君、王爺囡、黃鳳英、羅漢冰、蘇金水、若干村民

景 1：蔡母墳墓

（安君跪著燒紙錢）

安 君：阿娘，我來看妳啊，妳好否？安君真想妳！

蔡 父：（出場）安君，我四屆找無妳，就知影妳閣來遮。

安 君：（不理會蔡父，拭淚）阿娘，妳是不是共小弟做伙？

蔡 父：安君，我恁（tshuā，帶領）你去嘉應廟看熱鬧好否？

安 君：我無想要去。

蔡 父：人講「三月瘋媽祖，四月王爺生」，冬港新塭的王爺是介出名……

安 君：哼！就是伊恁走阿娘的，敢毋是？

蔡 父：是，是伊恁走恁阿娘的，嘛是伊治好恁金水叔仔！

安 君：毋是！金水叔是你醫好的！

蔡 父：安君妳怪我嗎？無醫好恁阿娘。

安 君：（哭泣）我只是無了解，我只是想阿娘！

蔡 父：（抱安君）安君，恁阿娘病真重，一直受拖磨，阿爹，阿爹盡力啊！

安 君：（大哭）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我知影阿爹你嘛無愛阿娘走！

蔡 父：咱行過太濟（tsē，多）庄頭，來到冬港，看見王爺廟，阿爹共你講過，王爺有所在蹓，咱就有所在倚起，毋免因為染疫一再被趕。恁阿娘忝（thiám，累）囉，予伊歇暈，咱來去看「迎客王」好否？

安 君：什麼是「迎客王」？

蔡 父：迎客王就是請各路王爺來咱遮作客，作伙巡莊鎮煞。

（隨著蔡父的講述，轉景 2，展現新塭嘉應廟迎客王儀式。）

羅漢冰：鳳英來來來～來看熱鬧！

黃鳳英：冰仔你知否，人講「北城隍、中媽祖、南王爺」，咱冬港新塭的王爺名聲迴四海。

蘇金水：上出名的是我啦！（國語）會變身喔，咯咯咯～

羅漢冰：金水兄你嘛來喔，身體攏好啊是否？

蘇金水：攏是先生醫術高明啦！

蔡 父：也要人也要神。

蘇金水：是啊是啊，王爺能除瘟鎮煞！

安 君：王爺能除瘟鎮煞？

羅漢冰：放炮燒金啊！

黃鳳英：安君妳有聽過否，「北港砲，新塭金」，新塭的金非常有名喔，後日送

王船的時陣，妳就知。

羅漢冰：送王船喔？

（燒王船儀式，王爺罔出現，整個送王船儀式在安君的歌聲中展現。）

安 君：【曲】

嘉應廟王爺生，各地客王坐王船在五更。
迎客王落水猛，巡庄鎮煞踏七星。
燒王船、送王爺，安君左手牽阿爹，
綴著眾人行，看到王爺罔坐轎車，
兩人對相無出聲。

（王爺罔跳下神轎，看著安君，伸出手，但安君沒回應，他落寞地轉身。）

安 君：叫一聲王爺罔，

可知安君想阿娘，你若有靈聖，
保庇地方平安免驚惶，我閣年年將你迎，

（王爺罔開心身段，跳上王船。）

眾 人：年年迎王爺。

-全劇終-